

五·三班的
坏小子

坏小子 的故事



永远的三八线



五·三班的坏小子



3

一年级、二年级的小男生、小女生可以不画三八线，三年级、四年级的也可以不画，到了五年级，他们便非画不可了。不信，你到我们五年级的四个班去看一看，有哪一个班不画三八线？

三八线常常是男生闹着要画的，仿佛这么一画，他们就可以证明自己已经不是小男生，而是顶天立地的大男生了。

我和肥猫的三八线是用一根又长又宽的尺子隔在课桌中间的。肥猫说，这叫“立体三八线”，只要谁超过一点点，尺子就会倒下来。这表明他要和我彻底划清界限的决心是多么坚决。

从我和肥猫同桌的第一天起，我们就签订了《三八线公约》，全文如下：

三八线公约

甲方：鲁云飞

乙方：夏雪儿

甲方鲁云飞与乙方夏雪儿在同桌期间，必须遵守以下公约：

一、课桌一分为二，用三八线划定，男左女右，甲方在左，乙方在右，不得交换。

二、男女有别，甲方不能越过三八线到乙方那边去，乙方也不能越过三八线到甲方那边去。

三、如甲方有违规现象，甲方赔偿乙方达利雪梅一包；如乙方有违规现象，乙方赔偿甲方品客薯片一筒。

甲方签字：

乙方签字：

×年×月×日

“甲方鲁云飞”，就是肥猫，“鲁云飞”是他的名字。他的脸又宽又短，笑起来特别像猫，加上他最爱发出像猫一样的嗷嗷的叫声，从一年级起，我们就叫他肥猫。肥猫起码有六十公斤，我不明白像他这么重的人，他爸妈怎么会给他取一个像“云飞”这样的轻飘飘的名字。

签订《三八线公约》是肥猫提出来的，当然是他起草的，但其中有九个错别字，三处不通顺的病句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份公约，其实是我修改后的。一直到现在，肥猫都没有吃到我的品客薯片，



我也没吃到他的达利雪梅。是不是甲方他和乙方我都严格遵守了这份《三八线公约》了呢？至于肥猫，我只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片断，你们便知道他是怎样遵守的了。

有一天，肥猫忘记带语文书，我好心地把语文书摊开，放在课桌中间，尺子倒了下来。肥猫硬说我犯了规。真是“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”！我把书收了回来。没想到严老师提问题时，他第一个站起来回答，而且全部回答正确。原来，他还是看了我的书，是把目光斜到我这边来看的。

下课的时候，肥猫说我犯了规，要我赔偿他一筒品客薯片；



我说他犯规了，要他赔偿我一袋达利雪梅。他说是我弄倒了尺子，他又没弄倒尺子；我说他的目光已经越过了三八线。我们就这样吵来吵去，吵来吵去，最终也没有吵出一个结果来。当然，我没吃到肥猫的达利雪梅，肥猫也没吃到我的品客薯片。

我很想知道，兴画三八线的历史应该追溯到什么时候。我问爸爸，爸爸说不知道，反正他读小学的时候就画。他画三八线画得最起劲，因为三八线是导火线，这样他就有理由找同桌的女生吵架了，他就喜欢跟她吵来吵去，喜欢看 she 生气的样子，喜欢看她用手绢儿抹眼泪的动作。妈妈读小学的时候也画三八线。她说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好玩儿的。她还说如果不画三八线，她的童年不知少了多少有趣的回忆。看来，这三八线是过去画，现在画，将来还会画，是一条永远三八线。



同桌冤家



五·三班的坏小子



7

今天我们又换座位了，许多人都换了同桌，豆芽儿被换去跟王巧巧同桌，米老鼠被换去跟欧亚菲同桌，兔八哥被换去跟萧依依同桌……我呢？没有换，还是跟肥猫同桌。

“唉！唉！”肥猫摇晃着他胖胖的圆脑袋，“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的肺都气炸了，“你以为我想跟你同桌啊？”

肥猫拖长了声音，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：“何时能苦尽甘来，拨开乌云见太阳？”

“严老师！”我不知哪来的勇气，从来没有这么大声地说过话，“我不想跟鲁云飞同桌！”

严加厉老师的目光，像两柄寒光闪闪的利剑，目光射在我的脸上，然后又射在肥猫的脸上。



活该肥猫要倒霉了。不管严老师有多么严厉，对女生，她总还是有一点点偏心的。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，她不拿肥猫开涮才怪呢。

“鲁云飞，你不想跟夏雪儿同桌，那你想跟谁同桌？”

肥猫嘴里嘀嘀咕咕的，谁都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些什么。

“你说大声点！”严老师已走到肥猫跟前，“你想跟谁同桌？”

肥猫嘴里还是嘀嘀咕咕的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严老师把声音压低了一些，我们知道她生气了。严老师生气的时候跟别的老师不一样，别的老师生气的时候是把声音提高，而她生气的时候是把声音压低，气生得越大，声音就压得越低，到最后一点声音都没有的时候，那就是严老师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。

严老师的声音又压低了一些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我紧张起来，其他同学也都紧张起来，因为我们都怕严老师生气。

“严老师，我知道鲁云飞想跟谁同桌。”坐在我们前排的豆芽儿突然站起来说，“他想跟艾薇同桌！”

“哈哈！哈哈！”

男生们张开大嘴，仰头大笑。

“嘻嘻！嘻嘻！”





女生们抿嘴偷着乐。

艾薇是我们班的班花。真是“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”啊！

“他乱讲，他才想跟艾薇同桌呢！”肥猫涨红了脸，有口难辩，向豆芽儿挥舞着他肉乎乎的拳头，“我饶不了你！”

“鲁云飞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下课到我办公室去！”

下课了，肥猫迈着鸭子步，嘴里嘀嘀咕咕地跟着严老师去了办公室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迈着鸭子步，嘴里嘀嘀咕咕地又回来了。

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豆芽儿嬉皮笑脸地凑上去，“罚你抄几遍词语？”

对豆芽儿这种有多动症的学生，严老师的惩罚手段一般是抄词语，抄多少遍，根据犯错误的情节轻重来定。

肥猫哭丧着脸，说：“罚抄词语倒好了。”

“那罚你什么？”

“跑步，六圈。”

豆芽儿开心死了，我也开心死了。肥猫的“坐功”特别好，他不怕抄词语，但严老师偏偏不罚他抄词语，却罚他跑步。肥猫最怕的就是跑步，而且是绕着操场跑六圈，不把他跑趴下才怪呢。

我高兴得太早了。肥猫向我传达了严老师的指示，严老师是要肥猫在我的监督下跑六圈，也就是说，我要陪着肥猫跑六圈。

放学后，我和肥猫来到操场上。

肥猫哼一声，恨恨地瞪了我一眼。我也哼一声，恨恨地瞪他

一眼。跑第一圈，肥猫还勉强能对付。跑第二圈时，他已经开始喘粗气了，对我的态度也有所好转，有点巴结的样子：“夏雪儿，你看再跑一圈就OK……怎么样？”

我不理他。

跑第三圈时，肥猫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：“夏——夏雪儿，饶——饶命——”

“不行！”我冷冷地公事公办，“严老师说跑六圈，就得跑六圈。”

三圈跑下来后，鲁云飞完全是拖着步子在一点一点地挪，恨不得立刻倒在地上：“夏雪儿，我——我嘴上说不想跟你同桌，其实心里是想跟你同桌的……真的，特别想……”

我一不小心笑出声来：“肥猫，如果在战争年代，你被敌人抓去了，你一定会做叛徒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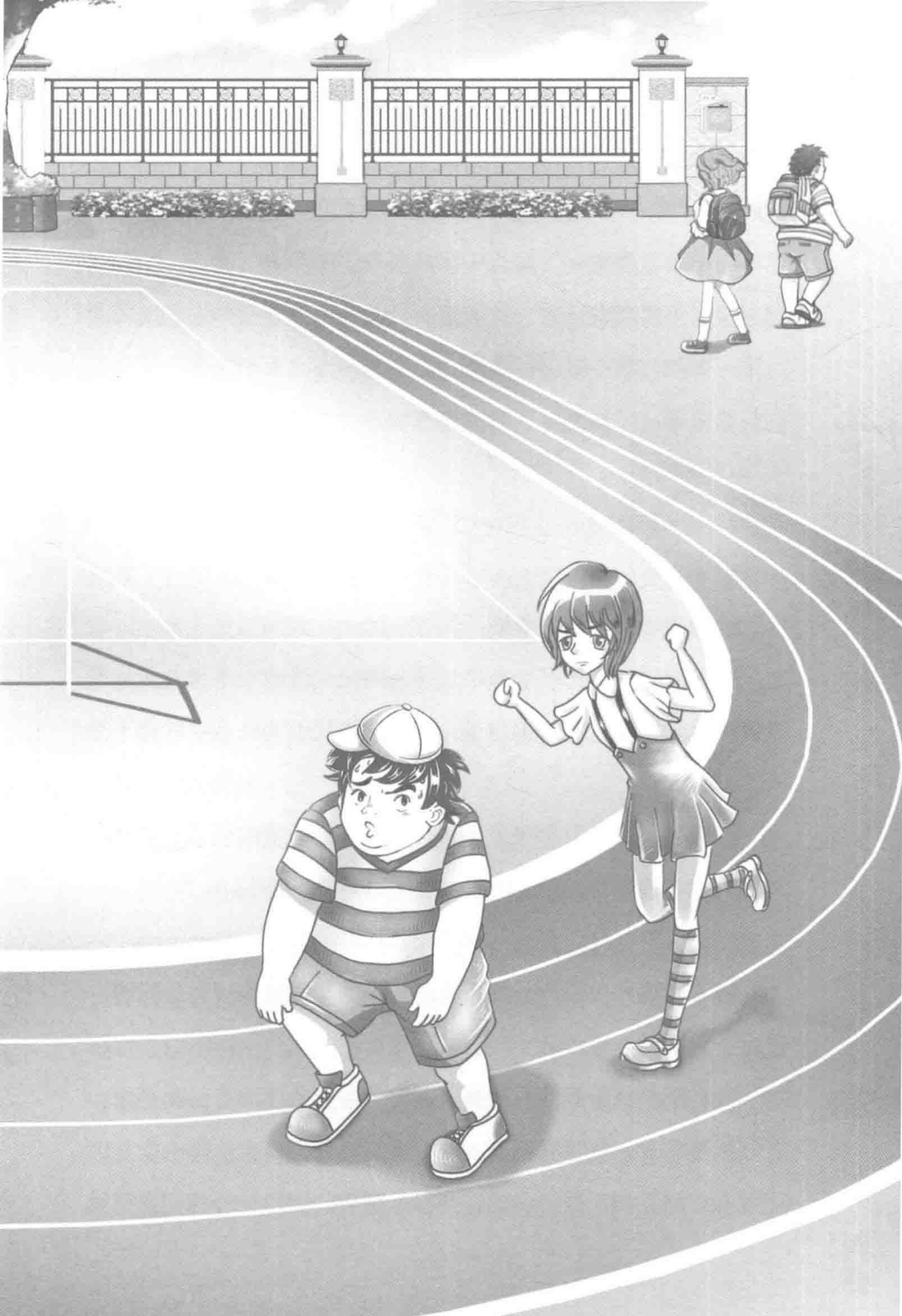
“别小瞧我，在敌人面前我宁死不屈。你是谁呀？你不是我的敌人，你是我的同桌——亲爱的同桌——求求你……”

现在肥猫有求于我，什么甜蜜的话都说得出来，我还能拿他怎么办呢？

唉，我总是心太软。

我带着肥猫向操场中央跑去，大圈是圈，小圈也是圈，严老师又没有规定是跑六大圈还是六小圈，我们已经跑了三大圈、三小圈，一共是六圈，我可以向严老师交差了。





不是冤家不聚头



“吵吵吵，你们两个累不累呀？”

我和肥猫终于把严老师吵烦了，她已经没有一丁点儿耐心再来解决我和肥猫之间的纠纷了，她甚至连我们为什么要吵也不想听。

“你们不累，反正我累了。”严老师好像真的累了，累得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，“我把座位给你们调开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

我和肥猫异口同声，我和他的意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统一过。

我和肥猫战争升级，冲突不断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到期末，老师就要布置一些听写词语、默写课文、背诵概念这样的作业，让同桌之间互相检查。偏偏这些都是肥猫的弱项，听写词语他没



有一次是全对的，默写课文更是错误百出，背诵概念他头痛得要命，这正是我收拾肥猫的好机会。老师说，错一个字重写二十遍。肥猫错一个字，我绝不允许他只写十九遍，一定是二十遍；背不熟的概念，我会强迫他一遍又一遍地背，直到背熟为止。肥猫好几次哭声哭气地求我对他慈悲一点，我的心肠一硬，眼睛一闭，只说两个字：“不行。”看着肥猫痛苦万状的样子，我真是开心死了。

你们可想而知肥猫对我的深仇大恨了。他想尽了一切办法，用尽了一切手段来报复我，一会儿把我的课本藏起来，一会儿把我钢笔里的墨水挤掉，让我做作业的时候突然写不出字来，等等。我们就这样闹来闹去，把严老师都闹烦了。

好了，现在分开啦！我们两个皆大欢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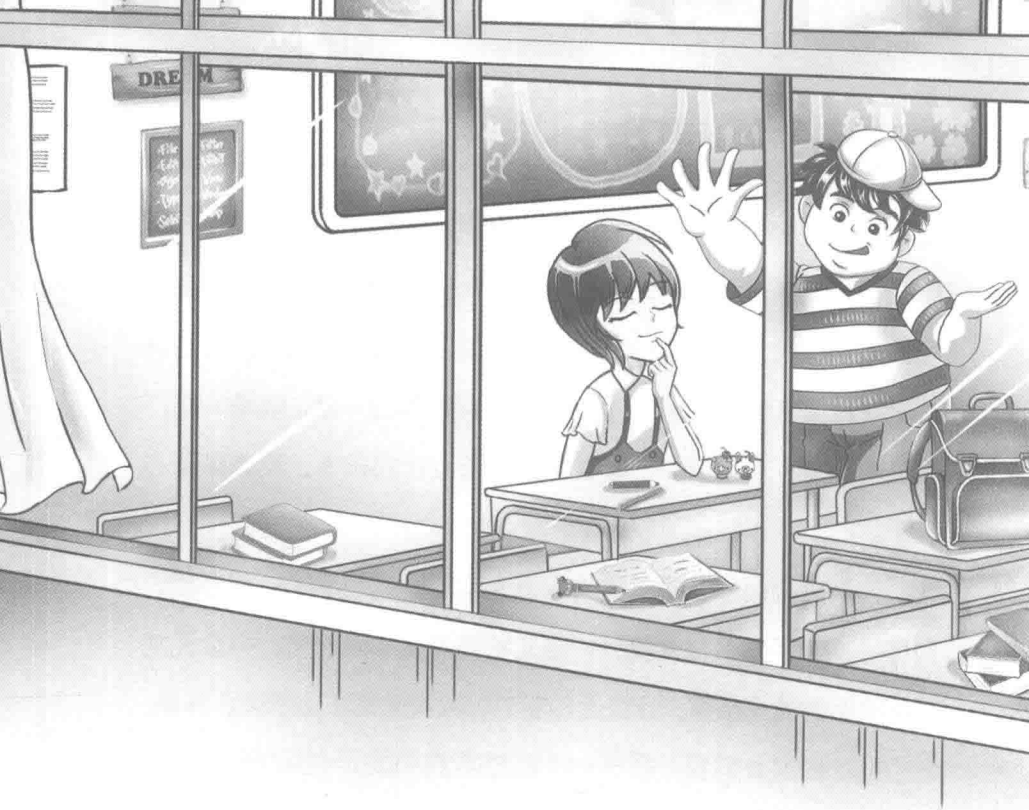
肥猫向我摆手：“拜拜！拜拜！”

我说：“但愿下辈子也不要跟你同桌！”

严老师把我换去跟宁典文同桌，把肥猫换去跟萧依依同桌。

宁典文是个长得十分秀气的男生，成绩很好。每次我们互相检查的时候，宁典文的听写和默写都全对。所以，课间十分钟，我可以玩个痛快，不用像对肥猫那样，还得守着他改错二十遍，守着他一遍又一遍地背诵。肥猫对他的现任同桌挺满意。他对我说，萧依依比我好一百倍。无论他听写、默写错多少，萧依依都不管他。我也对他说，宁典文比他好一百倍。





没想到我和肥猫才高兴了不过三天，严老师又把我们换去同桌了。

肥猫眨巴着眼睛，表现出十分不理解的样子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我正要问你呢！”严老师瞪了肥猫一眼，把听写本扔给他，“才几天工夫，你看你错了多少？”

肥猫缩着脖子，不吭声了。

“夏雪儿，你还是要像以前那样，对鲁云飞一丝也不要放松，

听见没有？”

我小声回答道：“听见了。”

“大声一点！”

“听见了！”

我大声回答道，同时瞪了肥猫一眼。

我心里一千个不愿意，一万个不愿意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
不是冤家不聚头。





纸上的战争

自习课上，严老师让我们填《校园周末报》的一张调查表。男生要填的表上是这样的问题：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不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女生要填的表上是这样的问题：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？不喜欢什么样的男孩？

“哈哈！”男生看着调查表傻笑。

“嘻嘻嘻！”女生看着调查表偷笑。

“这有什么好笑的？”严老师从来不笑，“这张表不是叫你们去填具体的哪个男生或具体的哪个女生，是叫你们填类型，懂吗？喜欢哪种类型，不喜欢哪种类型。”

我们似懂非懂，都茫然地看着严老师。其实，严老师心里十分反感填这类调查表，但学校要求每个班都要填，她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填，只好让我们先写在一张纸上。





几分钟过去了，我没有写出一个字来，伸过头去看肥猫写了没有，他赶紧把他那张纸捂起来。

“看什么？”肥猫一边凶我，一边也伸过头来看我的，“你写什么了？”

我说：“我不像你那么小气，我马上写好给你看。”

我写道：我喜欢长得瘦瘦的、吃东西不是很多的男孩。

肥猫拿过去一看，就笑了：“哈，你喜欢豆芽儿。”

我一把抢过那张纸：“你怎么知道是豆芽儿？”

“豆芽儿就长得瘦瘦的，而且吃东西也不多，只吃玉米花儿，这个人不是豆芽儿是谁？”

坐在前面的豆芽儿听见我们在说他，转过身来说：“别在后面说我的坏话！”

“不是坏话，是好话。”肥猫阴阳怪气，“夏雪儿喜欢你这种类型的男生。”

豆芽儿的豆瓣脸立刻绽放出最灿烂的笑容，他向我抱抱拳：

“多——谢——了！”

气死我了！

我又在纸上写道：我不喜欢肥头大耳、上课吃东西的男生。

我把纸扔给肥猫，我想这下该把他气死了。没想到他居然笑起来，然后在纸上写了几个字，又扔给我。

肥猫写道：我不喜欢肚子咕咕叫的女生。